四庫全書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四十五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性理大全書卷四十五

學三

總論為學之方

朱子曰為學之道聖經賢傳所以告人者已竭盡而無餘不過欲人存此一心使自家身有主宰今人馳騖紛擾一箇心都不在軀殼裏孟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又曰存其心養其性所以事天也學

者須要識此　涵養工夫如一粒菜子中間含許多生意亦須是培壅澆灌方得成不成説道有那種子在此只待他自然生根生苗去若只見道理如此便要受用去則一日止如一日一年止如一年不會長進正如菜子無糞去培壅無水去澆灌也須是更將語孟中庸大學中道理來涵養　人之為學惟患不自知其所不足既知之則亦即此而加勉焉耳為人由己豈他人所能與惟讀書窮理之功不可不講也

涵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做頭致知次之力行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如做事須用人纔放下或困睡這事便無人做主都由別人不由自家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若致知而不力行與不知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為本敬却不是將來做一箇事今人多先安一箇敬字在這裡如何做得敬只是提起這心莫教放散恁地則心便自明這裏便窮理格

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讀便見為學次第初無許多屈曲又曰某於大學中所以力言小學者以古人於小學中已自把捉成了故於大學之道無所不可今人既無小學之功却當以敬為本　問程子云看雞雛可以觀仁如何曰既通道理後這般箇久久自知之記曰善問者如攻堅木先其易者後其節目所以游先生問陰陽不測之謂神而程子問之曰公是揀難

底問是疑後問故昨日與公說讀書須看一句後又看一句讀一章後又讀一章格物須格一物後又格一物見這箇物事道理既多則難者道理自然識得童蜚卿曰程子謂近思只是此類推去曰程子說得推字極好又曰此類莫是比這一箇意思推去否曰固是如為子則當止於孝為臣則當止於忠自此節節推去然只一愛字雖出於孝畢竟千頭萬緒皆當推去須得　人之為學五常百行豈能盡常常記得

人之性惟五常為大五常之中仁尤為大而人之所以為是仁者又但當守敬之一字只是常求放心晝夜相承只管提撕莫令廢惰則雖不能常常盡記衆理而義禮智信之用自然隨其事之當然而發見矣子細思之學者最是此一事為要所以孔門只是教人求仁也　為學無許多事只是要持守身心研究道理分別得是非善惡直是如好好色如惡惡臭到這裏方是踏著實地自住不得　問持敬豈不欲純

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已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胸中無箇主若有主邪自不能入又問不敬之念非出於本心如忿慾之萌學者固當自克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至於思慮妄發欲制之而不能曰纔覺恁地自家便挈起了但莫先去防他然此只是自家見理不透做主不定所以如此大學者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

意誠纔意誠則自然無此病　為學大要只在求放心此心流濫無所收拾將甚處做管轄處其他用工總閑慢須先就自心上立得定決不雜則自然光明四達照用有餘凡所謂是非美惡亦不難辨況天理人欲決不兩立須得全在天理上行方見人欲消盡義之與利不待分辨而明至若所謂利者凡有分毫求自利便處皆是便與克去不待顯著方謂之利此心須令純純只在一處不可令有外事參差遇事而

發合道理處便與果決行去勿顧慮若臨事見義方復遲疑則又非也仍須勤勤把將做事不可俄頃放寬日日時時如此便須見驗人之精神習久自成大凡人心若勤緊收拾莫令寬縱逐物安有不得其正者若真箇提得緊雖半月見驗可也　凡看文字非是要理會文字正要理會自家性分上事學者須要主一主一常要心存在這裏方可做工夫如人須尋箇屋子住至於為農工商賈方惟其所之主者無箇

屋子如小人趂得百錢亦無歸宿孟子說求其放心已是兩截如常知得心存這裏則心自不放又云無事時須要知得此心不知此心恰似睡困都不濟事今看文字又理會理義不出亦只緣主一工夫欠闕

學者若不為已看做甚事都只是為別人雖做得好亦不關已自家去從師也不是要理會身已自家去取友也不是要理會身已只是漫恁地只是要人說道也曾如此要人說道好自家又識得甚麼人自

家又有幾個朋友這都是徒然說道看道理不曾著自家身己如何會曉得世上如此為學者多只看為己底是如何他直是苦切事事都是自家合做底事如此方可不如此定是不可今有人苦學者他因甚恁地苦只為見這物事是自家合做底事如人喫飯是自家肚饑定是要喫又如人做家主要錢使在外面百方做計壹錢也要將歸這是為甚如此只為自家身上事若如此為學如何會無所得　學問之功

無内外身心之間無粗細隱顯之分初時且要大綱持守勿令放逸而常切提撕漸加嚴密更讀聖賢之書逐句逐字一一理會從頭至尾不要揀擇如此久之自當見得分明守得純熟矣　學道做工夫須是奮厲警發悵然如有所失不尋得則不休如自家有一大光明寶藏被人偷将去此心還肯放捨否定是去追捕尋捉得了方休做工夫亦須如此　或問理會應變處曰今且當理會常未要理會變常底許多

道理未能理會得盡如何便要理會變聖賢說話許多道理平鋪在那裏且要闊著心胸平去看通透後自能應變不是硬捉定一物便要討常便要討變今也須如僧家行脚接四方之賢士察四方之事情覽山川之形勢觀古今興亡治亂得失之迹這道理方見得周徧士而懷居不足以為士矣不是塊然守定這物事在一室闗門獨坐便了便可以為聖賢自古無不曉事情底聖賢亦無不通變底聖賢亦無闗門

獨坐底聖賢聖賢無所不通無所不能那箇事理會不得如中庸天下國家有九經便要理會許多物事如武王訪箕子陳洪範自身之視聽言貌思極至於天人之際以人事則有八政以天時則有五紀稽之於卜筮驗之於庶徵無所不備如周禮一部書載周公許多經國制度那裏便有國家當自家做只是古聖賢許多規模大體也要識蓋這道理無所不該無所不在且如禮樂射御書數許多周旋升降文章品

節之繁豈有妙道精義在只是也要理會理會得熟時道理便在上面又如律歷刑法天文地理軍旅官職之類都要理會雖未能洞究其精微然也要識箇規模大槩道理方浹洽通透若只守箇些子捉定在這裡把許多都做閑事便都無事了如此只理會得門內事門外事便了不得所以聖人教人要博學須是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文武之道布在方

冊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聖人雖是生知然也事事理會過無一之不講這道理不是只就一件事上理會見得便了學時無所不學理會時却是逐件上理會去凡事雖未理會得詳密亦有箇大要處縱詳密處未曉得而大要處已被自已見了今只就一線上窺見天理便說天理只恁地了便要去通那萬事不知如何得萃百物然後觀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室

之用於一事一義上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

也須開心胸去理會天理大所包得亦大且如五常

之教自家而言只有箇父子夫婦兄弟纔出外便有

朋友朋友之中事已煞多及身有一官君臣之分便

定這裏面又煞多事事事都合講過他人未做工夫

底亦不敢向他說如吾友於已分上已自見得若不

說與公又可惜了他人於已分上不曾見得泛而觀

萬事固是不得而今已有箇本領却只捉定這些子

便了也不得如今只道是持敬收拾身心日用要合道理無差失此固是好然出而應天下事應這事得時應那時又不得學之大本中庸大學已説盡了大學首便説格物致知為甚要格物致知便是要無所不格無所不知物格知至方能意誠心正身修推而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自然滔滔去都無障礙　古人學問只是為已而已聖賢教人具有倫理學問是人合理會底事學者須是切已方有所得今人知

為學者聽人説一席好話亦解開悟到切已工夫卻全不曾做所以悠悠歲月無可理會若使切已下工聖賢言語雖散在諸書自有箇通貫道理須實有見處自然休歇不得今人事無大小皆潦草過了只如讀書一事頭邊看得兩段便揭過後面或看得一二段或看得三五行殊不曾子細理會如何會有益

為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聖賢之之極致須是便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

做箇好人識些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夕漸漸消靡今須思量天之所以與我者必須是光明正大必不應只如此而止就自家性分儘做得去不到聖賢地位不休如此立志自是歇不住自是儘有工夫可做如顏子之欲罷不能如小人之孳孳為利念念自不忘若不立志終不得力因舉程子云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又舉云立志以定其本居敬以持其志此是五峯議論好處又舉士尚志何謂尚

志曰仁義而已矣又舉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又舉三軍可奪帥匹夫不可奪志也如孔門亦有不能立志者如冉求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是也所以其後志於聚斂無足怪　問下學與上達固相對是兩事然下學却當大段多著工夫曰聖賢教人多說下學事少說上達事說下學工夫要多也好但只理會下學又局促了須事事理會過將來也要

知箇貫通處不去理會下學只理會上達即都無事可做恐孤單枯燥程先生云但是自然更無玩索既是自然便都無可理會了譬如耕田須是種下種子便去耘鋤灌溉然後到那熟處而今只想像那熟處却不曾下得種子如何會熟如一以貫之是聖人論到極處了而今只去想像那一不去理會那貫譬如討一條錢索在此都無錢可穿又問為學工夫大槩在身則有箇心心之體為性心之用為情外則目視

耳聽手持足履在事則事親事長以至於待人接物洒掃應對飲食寢處件件都是合做工夫處聖賢千言萬語便只是其中細碎條目曰講論時是如此講論做工夫時須是著實去做道理聖人都説盡了論語中有許多詩書中有許多須是一一與理會過方得程先生謂或讀書講明道義或論古今人物而别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如何而為孝如何而為忠以至天地之所以高厚一物之所以然都

逐一理會不只是箇一便都了又問下學莫只是就切近處求否曰也不須恁地揀事到面前便與他理會且如讀書讀第一章便與他理會第一章讀第二章便與他理會第二章今日撞著這事便與他理會這事明日撞著那事便理會那事萬事只是一理不成只揀大底要底理會其他都不管譬如海水一灣一曲一洲一渚無非海水不成道大底是海水小底不是程先生云窮理者非謂必盡窮天下之理又非

謂只窮得一理便到但積累多厚自當脫然有悟處

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今人務博者却要盡窮天下之理務約者又謂反身而誠則天下之物無不在我此皆不是

且如一百件事理會得五六十件了這三四十件雖未理會也大槩可曉了　問為學道理日用間做工夫所以要步步縝密者蓋緣天理流行乎日用之間千條萬緒無所不在故不容有所欠缺若工夫有所

欠缺便於天理不湊得著曰也是如此理只在事物之中做工夫須是密然亦須是那疎處斂向密又就那密處展放開若只拘要那縝密處又却局促了問放開底樣子如何曰亦只是見得天理是如此人欲是如此便做將去或云無時不戒謹恐懼則天理無時而不流行有時而不戒謹恐懼則天理有時而不流行此語如何曰不如此也不得然也不須得將戒謹恐懼說得太重也不是恁地驚恐只是常常提撕

認得這物事常常存得不失今人只見他說得此四箇字重便作臨事驚恐看了如臨深淵如履薄氷曾子也只是順這道理常常恁地把捉去一云恁地兢謹把捉去不成便恁地驚恐學問只是要此心常存若不用戒謹恐懼而此理常流通者惟天地與聖人耳聖人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亦只是此心常存理常明故能如此賢人所以異於聖人衆人所以異於賢人亦只爭這些子境界存與不存而已嘗謂人無有極到處便是堯舜周

孔不成說我是從容中道不要去戒謹恐懼那工夫亦自未嘗得息子思說尊德性又却說道問學致廣大又却說盡精微極高明又却說道中庸温故又却說知新敦厚又却說崇禮這五句是為學用工精粗全體說盡了如今所說却只偏在尊德性上去揀那便宜多底占了無道學問底許多工夫只恐是占便宜自了之學出門動步便有礙做一事不得今人之患在於徒務末而不究其本然只去理會那本而不

理會那末亦不得時變日新而無窮安知他日之事非吾輩之責乎若是少間事勢之來當應也只得應若只是自了便待工夫做得二十分到終不足以應變到那時却怕人說道不能應變也牽強去應應得便只成杜撰便只是人欲又有誤認人欲作天理處若應變不合義理則平日許多工夫依舊都是錯了一日之間事變無窮小而一身有許多事一家又有許多事大而一國又大而天下事業恁地多都要人

與他做不是人做却教誰做不成我只管得自家若將此樣學問去應變如何通得許多事情做出許多事業學者須是立定此心汎觀天下之事精粗巨細無不周徧下梢打成一塊亦是一箇物事方可見於用不是揀那精底放在一邊粗底放在一邊所謂天理人欲只是一箇大綱如此下面煞有條目須是就事物上辯剖那箇是天理那箇是人欲不可恁地空說將大綱來罩却籠統無界分恐一向暗昧更動不

得如做器具固是教人要做得好不成要做得不好好底是天理不好底是人欲然須是較量所以好處如何樣做方好做得

南軒張氏曰人之性善然自非上智生知之資其氣禀不容無所偏學也者所以化其偏而若其善也氣禀之偏其始甚微惟夫習而不察日以滋長非用力之深未由返也　古人所以從事於學者其果何所為而然哉天之生斯人也則有常性人之立於天地之

間也則有常事在身有一身之事在家有一家之事在國有一國之事其事也非人之所能為也性之所有也弗勝其事則為弗有其性弗有其性則為弗克若天矣克保其性而不悖其事所以順乎天也然則捨講學其能之哉凡天下之事皆人之所當為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人事之大者也以至於視聽言動周旋食息至纎至悉何莫非事者一事之不貫則天性以之陷溺也然則講學其可不汲汲乎學

所以明萬事而奉天職也雖然事有其理而著於吾心心也者萬事之宗也惟人放其良心故事失其統紀學也者所以收其放而存其良也夏葛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理之所固有而事之所當然者凡吾於萬事皆見其若是也而後為當其可學者求乎此而已嘗竊怪今世之學者其所從事往往異乎是鼓篋入學抑亦思吾所謂學者果何事乎聖人之立教者果何在乎而朝廷建學羣聚而教養者又果何為乎嗟

夫此獨未之思而已矣使其知所思則必竦然動于中而其朝夕所接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際視聽言動之間必有不得而遁者庶乎可以知入德之門矣　入德有門户得其門而入然後有進也夫子之敎人循循善誘始學者聞之即有用力之地而至於成德亦不外是今欲求所持循而施吾弗措之功其可不深考之於夫子之遺經乎試舉一端而論夫子之言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

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嗟乎是數言者視之若易而
為之甚難驗之不遠而測之愈深聖人之言化工也
學者如果有志盡亦於所謂入孝出弟所謂謹而信
所謂汎愛親仁者學之而弗措乎學然後知不足其
問精微曲折未易盡也其亦問之而弗措乎思之未
至終不為已物盡亦思之而弗措乎思之而有疑盡
亦辨之而弗措乎思而得辨而明又盡行之而弗措
乎是五者蓋同體以相成相資而互相發也真積力

久所見益深所履益固而所以弗措者蓋有不可以已高明博厚端可馴而識矣噫學不躐等也譬如燕人適越其道里之所從城郭之所經山川之阻修風雨之晦冥必一一實履焉中道無畫然後越可幾也若坐環堵之室而望越之渺茫車不發軔而欲乘雲駕風以遂抵越有是理哉且夫為孝必自冬温夏凊昏定晨省始為弟必自徐行後長者始故善言學者必以洒掃應對進退為先焉惟夫弗措之為貴也

學必有序故自洒掃應對進退而往皆序也由近以及遠自粗以至精學之方也如適千里者雖步步踏實亦須循次而進今欲濶步一蹴而至有是理哉自欺自誤而已　講究義理須要看得如饑食渴飲只是平常事若談高說妙便是懸空揣度去道遠矣近日學者論仁字多只是要見得仁字意思縱使逼真亦終非實得看論語中聖人所言只欲人下工夫升高自下陟遐自邇循序積習自有所至存養省察

固當並進存養是本工夫固不越於敬敬固在主一此事惟用力者方知其難　講學不可以不精也毫釐之差則其弊有不可勝言者故夫專於考索則有遺本溺心之患而騖於高遠則有躐等憑虛之憂二者皆其弊也考聖人之教固不越乎致知力行之大端患在人不知所用力耳莫非致知也日用之間事之所遇物之所觸思之所起以至於讀書考古苟知所用力則莫非吾格物之妙也其為力行也豈但見

於孝悌忠信之所發形於事而後為行乎自息養瞬存以至於三千三百之間皆合内外之實也行之力則知愈進知之深則行愈遠　如今一輩學者往往希慕高遠畢竟終無所得要之仁之實事親是也義之實從兄是也當於事親從兄之際踐履中體察之此最親切若升高必自下若陟遐必自邇須是下學而上達雖洒掃應對其中自有妙理至如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在吾儒為之雖若遲緩然為之不已雖至

聖人可也更當博覩伊洛議論涵泳於中使之自得且如聽人說他處市井如何山川如何比之親到氣象殊别　責已須要備人有片善皆當取之古人之學只是為已如晏平仲其事君臨政未必皆是然善與人交聖人便取之子産有君子之道四焉其不合道處想多只此四者便是吾之師責已而取人不惟養吾之德亦與人為善也

象山陸氏曰學者大病在於師心自用師心自用則不

能克已不能聽言雖使羲皇唐虞以來羣聖人之言
畢聞於耳畢熟於口畢記於心秖益其私增其病耳
為過益大去道愈遠非徒無益而又害之　為學但
當孜孜進德修業使此心於日用間戕賊日少光潤
日著則聖賢垂訓向以為盤根錯節未可遽解者將
渙然氷釋怡然理順有不加思而得之者矣　學者
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為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
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沉與時俯仰徇

情縱欲汩没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到此能有愧懼大決其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冊無不有益者

東萊呂氏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用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工夫至此然後可久可大　問人之格局卑者不知能進否曰中人以下固不可以語上

然如人坐暗室久必自明若人果有志積以歳月之久亦自有見又問必有所見然後能立否曰人之初學豈能一一自有所見須去下工夫工夫既深其久乃有所見　爲學須先識得大綱模樣使志趣常在這裏到做工夫却隨節次做去漸漸行得一節又問一節方能見衆理所聚今學者病多在閑邊問人路頭尚不知大率問人須是就實做工夫處商量方是

凡勤學須是出於本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

不忘寢食在念然後見功苟有人則作無人則輟此之謂為父母先生勤學非為已修終無所得　持養之久則氣漸和氣和則温裕婉順望之者意消忿解而無招咈取怒之患矣體察之久則理漸明理明則諷導詳款聽之者心諭慮移而無起爭見卻之患矣更須參觀物理深察人情體之以身揆之以時則無偏蔽之失也　持養察識之功要當並進更當於事事物物試驗學力若有窒礙齟齬處即深求病源所

在而鋤去之　士生於三代之後所見未必皆正人也所聞未必皆正言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其爲善難矣哉處此者有道善者以爲法不善者以爲戒善者以爲法是見其善而從其善也不善者以爲戒是因其不善而知其善也在人者雖有善不善之殊在我者一歸於善而已矣如此則所遇之人無非碩師所聽之言無非法語何入而不自得哉　凡見人有一行之善則當學之勿以其同時同處貴耳賤目焉

○為人立基址須是堅實既堅實須是就充擴所謂士不可以不弘毅　為學必須於平日氣禀資質上驗之如滯固者疎通顧慮者坦蕩智巧者易直苟未如此轉變要是未得力耳　須要公平觀理而撤户牖之小嚴敬持身而戒防範之踰周密而非發於避就精察而不安於小成此病痛皆所素共點檢者耳義理無窮才智有限非全放下終難湊泊然放下政自非易事也　培養克治殊不可緩私意之根若尚

有眇忽未去異日遇事接物助發滋養便張皇不可翦截其害非特一身也要須著實省察令毫髮不留乃善　羣居以和肅為上若為學之志專則自無暇及他事

勉齋黄氏曰靜處下工誠為長策然居敬集義博文約禮皆不可廢朋友切磨固欲相觀而善然講習一事尤為至切須將聖賢言語逐一研究不可以為非切己若不自此用工則義理不明生出無限病痛　人

能於虛靜處認得分曉又於閒靜時存得純固此乃萬理之宅萬事之原看到惺惺處則於一二疑義合商量處肯細心磨講則洞然無疑矣　致知持敬兩事相發人心如火遇木即焚遇事即應惟於世間利害得喪及一切好樂見得分明則此心亦自然不為之動而所謂持守者始易為力若利欲為此心之主則雖是強加控制此心隨所動而發恐亦不易遏也便使強制得下病根不除如以石壓草石去而草復

生矣此不可不察也　學問須是就險難窮困處試一過真能不動方是學者人生最難克是利欲利欲之大是富貴貧賤吾夫子只許顏淵子路兩箇若是處打不過便教說得天花亂墜盡是閑話也　進道之要固多端且刊落世間利欲外慕見得榮辱是非得失利害皆不足道只有直截此心無愧無懼方且見之動靜語默皆是道理不然則浮湛出入渾殽膠擾無益於己見窺於人甚可畏也　為學須隨其氣

質察其所偏與其所未至擇其最切者而用吾力焉譬如用藥古人方書亦言其大法耳而病證多端則亦須對證而謹擇之也　古先聖賢言學無非就身心上用工人心道心直內方外都未說近講學處夫子恐其識見易差於是以博文約禮對言博文先而約禮後博文易而約禮難後來學者專務其所易而常憚其所難此道之所以無傳須是如中庸之旨戒懼慎獨為終身事業不可須臾廢離而講學窮理所

以求其明且正耳若但務學而於身心不加意恐全不成學問也　人之為學但當操存涵養使心源純靜探賾索隱使義理精熟力加克制使私意不生三者並行而日勉焉則學進矣　為學只要收拾身心勿令放逸如臨深淵如履薄氷如見大賓如承大祭蓋理義非由外鑠我固有之也此心放逸則固有之理先已昏惑紛擾而失其正矣便說得天花亂落亦於我何有干涉況亦未見心不純靜而能理明義精

者理義無窮如登嵩華如涉溟渤且要根脚純實深厚然後可以承載初涉文義便跳踉有自喜之意又安能任重而致遠耶世間固有全不識學問而能質實厚重小心謹畏者不害為君子亦有親師取友講明道義而輕獧浮薄者未免為小人此等處皆後生所當別識先以戒謹厚重為心然後可以言學也　古人為學大抵先於身心上用工如危微精一之旨制心制事之語敬勝怠義勝欲之戒無非欲人檢點身心

存天理去人欲而已然學問之方難以人人口授故必載之方策而義理精微亦難以意見揣度故必參之聖賢故初學之法且令格物窮理考古驗今者蓋欲知為學之方求義理之正使知所以居敬集義而無毫釐之差亦卒歸於檢點身心而已年來學者但見古人有格物窮理之說但馳心於辨析講論之間而不務持養省察之實所以辨析講論者又不原切問近思之意天之所以與我與吾之所以全乎天者

大本大原漫不加省而尋行數墨入耳出口以為即
此便是學問退而察其胸中之所存與夫應事接物
無一不相背馳聖人教人決不若是　留意講習若
是實體之於心見吾一身之中實具此理操而存之
實有諸己則不至流於口耳之學　今世知學者少
都以易說了學問但能斂束身心便道會持敬但曉
文義便道會明理俯視世之不學者既有間仰觀昔
者聖賢之言學條目又不過如此便道為學都了不

知後面都不是惟孔子全不如此逐日只見不足如曰學而不厭誨人不倦乃曰何有於我哉如曰德之不修學之不講乃曰是吾憂也豈聖人不情之語哉此心直是歉然今之學者須當體得此心切實用功逐日察之念慮心術之微驗之出入起居之際體之應人接物之間真箇無歉益當加勉豈可一說便了著

問孟子才高學之無所依據學者當學顔子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如何曰如博文約禮克已復禮

不遷怒不貳過等皆用力處就務實切已下工所以入聖人為近　問濂溪曰聖希天聖希聖士希賢一條曰纔說為學便以伊尹顏子並言若非為已務實之論蓋人之心量自是有許多事不然則褊狹了然又不可不知輕重先後故伊尹曰志顏子曰學大學既言明德便言新民聖賢無一偏之學

北溪陳氏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工節目其大要亦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者推之而至其極之

謂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者勉焉而不敢怠之謂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已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致則真是真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必有錯認人欲作天理而不自覺者矣行不力則雖精義入神亦徒為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為先而誠意正心修身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而顔子稱夫子

循循善誘亦惟在於博我以文約我以禮而已無他說也然二者亦非截然判先後為二事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故知之明則行愈遠而行之力則所知又益精矣其所以為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為主敬者主一無適之謂所以提撕警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道而聖學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而無頑冥之患由

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
然人性均善均可與適道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由
其二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
自拔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
見蓋必如孟子以舜為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為鄉
人者為憂必期如舜而後已然後為能立志必如顏
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
能為虛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

自是然後聖門用工節目循序而進日有維新之益升堂入室惟吾之所欲而無所阻矣此又學者所當深自警也

西山真氏曰學者觀聖人論人之得失皆當反而觀巳之得失然後為有補云　程子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蓋窮理以此心為主必須以敬自持使心有主宰無私意邪念之紛擾然後有以為窮理之基本心既有所主宰矣又須事事物物各窮其理然後

致盡心之功欲窮理而不知持敬以養心則私慮紛紜精神昏亂於義理必無所得知持敬以養心矣而不知窮理則此心雖清明虛靜又只箇空蕩蕩底物事而無許多義理以為之主其於應事接物必不能皆當釋氏禪學正是如此故必以敬涵養而又講學審問慎思明辨以致其知則於清明虛靜之中而衆理悉備其靜則湛然寂然而為未發之中其動則泛應曲當而為中節之和天下義理學者工夫無以加

於此自伊川發出而文公又從而闡明之中庸尊德性道問學章即此意也　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以一闕也夫學者之治心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脉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去疾也而存養者則又調虞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　聖賢大道為必當繇異端邪徑為不可蹈此明趨向之要也非義而富貴遠之如垢汚不幸而賤貧甘之如飴蜜志道而遺利重内而輕外此審

取舍之要也欲進此二者非學不能學必讀書然書不可以汎讀先大學次論孟而終之以中庸經既明然後可觀史此其序也沈潛乎訓義反覆乎句讀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循序而後進熟讀而精思此其法也然所以維持此心而為讀書之地者豈無要乎亦曰敬而已矣子程子所謂主一無適者敬之存乎中者也整齊嚴肅者敬之形於外者也平居齊慄如對神明言動酧酢不失尺寸則心有定主而理義入矣

蓋操存固則知識明知識明則操存愈固子朱子之所以教人大略如此

潛室陳氏曰横渠云未知立心患思多之致疑蓋立心持敬之謂先立箇主人翁了方做得窮理格物工夫

問伊川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不知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不知禮樂何以能窮神知化曰盡性至命窮神至化皆聖人事欲學聖人皆從實地上做起升高必自下陟遐必自邇此

聖門切實之學積累之久將自有融液貫通處非謂一蹴便能　問明道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如何曰徒記誦該博而理學不明不造融會貫通處是逐其小者忘其大者反以無用之物累其空明之心是為玩物喪志　問明道謂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安排布置須是見於施設以安排布置為非自得如何曰安排布置非是見於設施謂此心此理未到純熟兩忘地位必有營

度計慮之勞逆施偷作之病纔到自得處則心便是口理便是心心與理忘口與心忘處處安行自在默識心通不用安排布置也　記問之學雖博而有限中室故也義理之學至約而無窮中明故也

鶴山魏氏曰氣質之禀自非生知上知寧能無偏學則所以矯其偏而復於正也然今之學者有二繇博以致約則斂華而就實故志為之主愈斂則愈實愈久則愈明或者唯博之趨若可以譁世取榮然氣為之

主氣衰則志索於是有始銳而終惰始明而終闇者矣

雙峯饒氏曰為學之方其大畧有四一曰立志二曰居敬三曰窮理四曰反身若夫趨向卑陋而此志之不立特養踈畧而此心之不存講學之功不加而所知者昏蔽反身之誠不篤而所行者悖戾將見人欲愈熾天理愈微本心一亡亦將何所不至哉　人之為學莫先於立志立志之初當先於分别古今人品之

高下孰為可尊可慕而可法孰為可賤可惡而可戒此入德之先務也此志既立然後講學以明志力行以充之則德之進也浩乎其不可禦矣　君子之學不守諸約則汎濫支離固無以為體道之本不知其其博則陿陋偏黨亦無以盡道體之全存養省察致知力行闕一不可　誠之為道無所不體自學者言之敬所以存心也敬立則內直義所以制事也義形則外方二者皆學者切已之事苟非有誠意以為之則

敬非真敬而其為敬也必疎畧義非實義而其為義也必駁雜所謂不誠無物也　今之學者所以不能學為聖賢者其大患在於無志其次在於無所守蓋人而無志則趨向卑陋不足與議高明光大之事業勉之以道義則曰難知難行期之以聖賢則曰不可企及不過終身汩汩為鄉里之庸人而已何足與有為哉人而無守則見利必趨見害必避平居非不粗知義理至於臨事則為利欲所驅而有所不暇顧何

足與有所立哉　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之以為心義禮智信之理皆具於中而為心之全德者也此雖人心之所固有然學者苟無存養體驗之功則氣質物欲有以蔽之而無以識其體之實有於已矣幸而有以識其體之實有於已矣然或不能博學於文講求義理以栽培之則如泒根獨立而無所擁培非特無以助其生長而使之進於盛大亦恐風霜彫摧而其根將不能以自存也

魯齋許氏曰凡為學之道必須一言一句自求己事如六經語孟中我所未能當勉而行之或我所行不合於六經語孟中便須改之先務躬行非止誦書作文而已

臨川吳氏曰學者之於道其立志當極乎遠大而用功必循夫近小遠大者何究其源也近小者何有其漸也漸者自流遡源而不遽以探原為務也道之有原如水之有原人之學道如禹之治水禹之治水也治

河必自下流始兖州之功爲多而冀川次之河之外名川三百支川三千無所不理若甽若澮田間水道爾亦濬之以距于川其不遺近小也如是聖門教人自庸言庸行之常至一事一物之微諄切平實未嘗輕以道之大原示人也仁道之大子所罕言聖人豈有隱哉三百三千之儀流分派别殆猶三千三百之川雖瑣細繁雜然無一而非道之用子貢之穎悟曾子之誠篤皆俟其每事用力知之既徧行之既周而

後引之會歸于一以貫之之地無子貢曾子平日積累之功則一貫之旨不可得而聞也近世程子受學於周子太極一圖道之大原也程子之所手授而終身秘藏一語曾莫之及寧非有深慮乎朱子演繹推明之後此圖家傳人誦宋末之儒高談性命者比比誰是真知實行之人蓋有不勝其弊者矣夫小德之川流道之派也大德之敦化道之原也未周徧乎小德而欲窺覘乎大德舍派而尋原者也　所貴乎學

者以其能變化氣質也學而不足以變化氣質何以學為哉世固有率意而建功立業者矣亦有肆情而敗國殄民者矣彼其或剛或柔或善或惡任其氣質之何如而無復矯揉克治以成今學者則不如是昏可變而明也弱可變而强也貪可變而廉也忍可變而慈也學之為用大矣哉凡氣質之不美皆可變而美况其生而美者乎　為學而逐逐於欲役役於利汩沒於卑汚苟賤以終其身與彼不學者曾不見其

少異是何也所學非吾所謂學也夫今之學者之學不過二端讀書與為文而已矣讀書所以求作聖人之路徑而或徒以資口耳為文所以述垂世之訓辭而或徒以眩華采如是而學欲以變化其氣質不亦難乎宜其愈學而無益雖皓首沒世猶夫人也

勉生於不足不勉生於足不足則勉勉則進足則不勉不勉則止昔之聖賢兢兢業業孜孜汲汲不自足故也世之自以為有餘者反是

敏不敏天也學不學人也

天者不可恃而人者可勉也蟹不如螾駑可以及驥何也敏而不學猶不敏也不敏而學猶敏也夫子上聖也而好學顔子大賢也而好學古之人不恃其天資之敏也如此既敏且學則事半而功倍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性理大全卷四十六

總校官編修臣鄧再馨

欽定四庫全書

性理大全書卷四十六

學四

存養 持敬附

程子曰學之而不養養之而不存是空言也 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 見之既明養之既熟泰然而行之其進曷禦焉 學至涵養其所得而至於樂則清明高遠矣 或曰惟閉目靜坐為可以養心曰豈

其然乎有心於息慮則思慮不可息矣　問君子存之如何其存也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乃存之之道也　問有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可乎曰求則是有思也思則是已發也然則何所據依何以用功哉曰存養而已矣及其久也喜怒哀樂之發不期中而自中矣　令志于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捨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

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　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内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

要修持他這天理則在德須有不言而信者言難

為形狀養之則須直不愧屋漏與慎獨這是箇持養底氣象也　或謂張繹曰吾至於閒靜之地則洒然心悅吾疑其未善也繹以告程子程子曰然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宗廟之中何敬之改修乎然則以靜為悅者必以動為厭方其靜時所以能悅靜之心又安在哉　德盛者物不能擾而形不能病形不能病以物不能擾也故善學者臨死生而色不變疾痛慘怛

而心不動由養之有素也非一朝一夕之力也　心之躁者不熱而煩不寒而慄無所惡而怒無所悅而喜無所取而起君子莫大於正其氣欲正其氣莫若正其志其志既正則雖熱不煩雖寒不慄無所怒無所喜無所取去就猶是死生猶是夫是之謂不動心

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　問獨處一室或行暗中多有憂懼何也曰只是燭理不明若能

燭理則知所懼者妄又何懼焉有人雖知此然不免懼心者只是氣不充須是涵養久則氣充自然物動不得然有懼心亦是敬不足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　求心之始如有所得久思則茫然復失何也夫求心不得其要鑽研太甚則惑心之要只是欲平曠熟後無心如天簡易不已今有心以求其虛則是已起一心無

由得虛切不得令心煩求之太切則反昏惑孟子所謂助長也孟子亦只言存養而已此非可以聰明思慮力所能致也

龜山楊氏曰古之學者視聽言動無非禮所以操心也至於無故不徹琴瑟行則聞佩玉登車則聞和鸞蓋皆欲收其放心不使惰慢邪僻之氣得而入焉

延平李氏答朱元晦書曰常存此心勿為他事所勝即欲慮非僻之念自不作矣孟子有夜氣之說更熟味

之當見涵養處也於涵養處著力正是學者之要若不如此存養終不為己物也　今之學者雖能存養知有此理然旦晝之間一有懈馬遇事應接舉處不覺打發機械即離間而差矣唯存養熟道理明習氣漸爾消鑠道理油然而生然後可進亦不易也

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為本　聖賢千言萬語只要人不失其本心　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　心若不存一身便無所主宰　纔出門便千

岐萬轍若不是自家有箇主宰如何得是　心在羣

妄自然退聽　人只有箇心若不降伏得更做甚麽

人一云如何做得事成　人只一心識得此心便無走作雖不

加防閑此心常在　人精神飛揚心不在殻子裏面

便害事　未有心不定而能進學者人心萬事之主

走東走西如何了得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問

莫是功夫間斷心便外馳否曰只此心纔向外便走

了　人昏時便是不明纔知那昏時便是明也　今

人心聳然在此尚無惰慢之氣況心常能惺惺者乎故心常惺惺自無客慮　人常須收斂箇身心使精神常在這裏似擔百十斤擔相似須硬着筋骨擔

大抵是且收斂得身心在這裏便已有八九分了却看道理有窒礙處却於這處理會為學且要專一理會這一件便只且理會這一件若行時心便只在行上坐時心便只在坐上　學者為學未問真知與力行且要收拾此心令有箇頓放處若收斂都在義理

上安頓無許多胡思亂想則久久自於物欲上輕於義理上重須是教義理心重於物欲如秤令有低昂即見得義理自端的自有欲罷不能之意其於物欲自無暇及之矣苟操舍存亡之間無所主宰縱說得亦何益　存得此心便是要在這裏常常照管若不照管存養要做甚麽用　今於日用間空閑時收得此心在這裏截然這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便是渾然天理事物之來隨其是非便自見得分曉是底

便是天理非底便是逆天理常常恁地收拾得這心在便如執權衡以度物　人若要洗刷舊習都淨了却去理會此道理者無是理只是收放心把持在這裏便須有箇真心發見從此便去窮理　大槩人只要求箇放心日夕常照管令在力量既充自然應接從容　存心只是知有此身謂如對客但知道我此身在此對客　但操存得在時少間他喜怒哀樂自有一箇則在　心存時少亡時多存養得熟後臨事

省察不費力　平日涵養之功臨事持守之力涵養持守之久則臨事愈益精明平日養得根本固善若平日不曾養得臨事時便做根本工夫從這裏積將去若要去討平日涵養幾時得又曰涵養之則凡非禮勿視聽言動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皆是　明底人便明了其他須是養養非是如何椎鑿用功只是心虛靜久則自明　問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　平居須是儼然若思　須敬守

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栽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已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　大凡氣俗不必問心平則氣自和惟心麤一事學者之通病横渠云顔子未至聖人猶是心麤一息不存即為粗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

存人欲消去其庶幾矣哉　人能操存此心卓然而不亂亦自可與入道況加之學問探討之功豈易量耶　人心本明只被物事在上盖蔽了不曾得露頭面故燭理難且徹了盖蔽底事待他自出來行兩匝看他既喚做心自然知得是非善惡　心須常令有所主做一事未了不要做別事心廣大如天地虛明如日月要閑心却不閑隨物走了不要閑心却閑有所主　心得其正方能知性之善　學者工夫且去

剪截那浮泛底思慮　學者常用提省此心使如日之升則羣邪自息他本自光明廣大自家只著些子力去提省照管他便了不要苦著力著力則反不是

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工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若必待其發而後察察而後存則工夫之所不至多矣惟涵養於未發之前則其發處自然中節者多不中節者少體察之際亦甚明審易爲着力

問心要在腔子裏若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曰

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合管著曰固是要如此　人一箇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令人終日放去一箇身恰似箇無梢工底船流東流西船上人皆不知某嘗謂人未讀書且先收斂得身心在這裏然後可以讀書求得義理而今硬捉在這裏讀書心飛揚那裏去如何得會長進　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曰

敬便在腔子裏又問如何得會敬曰只管恁地衮做甚麽纔說到敬便是更無可說　以敬為主則内外肅然不忘不助而心自存不知以敬為主而欲存心則不免将一箇身把捉一箇心外面未有一事時裏面已是三頭兩緒不勝其擾擾矣就使實能把捉得住只此已是大病况未必真能把捉得住乎　涵養本原之功誠易間斷然纔覺得間斷便是相續處只要常自提撕分寸積累将去久之自然接續打成一

片耳講學工夫亦是如此莫論事之大小理之淺深但到目前即與理會到底久之自然浹洽通貫也

今之人知求雞犬而不知求其放心固為大惑然茍知其放而欲求之則即此知求之處一念悚然是亦不待別求入處而此心體用之全已在是矣由是而持敬以存其體窮理以致其用則其日增月益自將有欲罷而不能者矣　學者日用之間以敬為主不論感與未感平日常是如此涵養則善端之發自然

明着少有間斷而察識存養擴而充之皆不難乎為力矣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講習應接時便當思量義理　問涵養須用敬涵養甚難心中一起一滅如何得主一曰人心如何教他不思如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豈是無思但不出於私則可曰某多被思慮紛擾思這一事又牽走那事去雖知得亦自難止曰既知得不是便當絕斷了　涵養此心須用敬

譬之養赤子方血氣未壯實之時且須時其起居飲食養之於屋室之中而謹顧守之則有向成之期纔方乳保却每日暴露於風日之中偃然不顧豈不致疾而害其生耶　問伊川謂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　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做起今人從前無此工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

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
字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間節次進步處耳
或謂人心紛擾時難把捉曰真箇是難把持不能
得久又被事物及閑思慮引將去孟子牛山之木一
章最要看操之則存舍之則亡或又謂把持不能久
勝物欲不去曰這箇不干別人事雖是難亦是自著
力把持常惺惺不要放倒覺得物欲來便著緊不要
隨他去這箇須是自家理會若說把持不得勝他不

去是自壞了更説甚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又曰把心不定喜怒憂懼四者皆足以動心　問心自不能把促曰自是如此盖心便能把促自家自家却如何把促得他唯有以義理涵養耳　問某平時所為把捉這心教定一念忽生則這心返被他引去曰這箇亦只是認教熟熟了便不如此今日一念纔生有以制之明日一念生又有以制之久後便無此理只是這邊較少那邊較多便被他勝了如一車之火以少

水勝之水撲處纔滅而火又發矣　問學者於已發處用工此却不枉費心力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須待已發然後用功也　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為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或云這處最難因舉橫渠

戰退之說曰此亦不難只要明得一箇善惡每日遇事須是體驗見得是善從而保養却自然不肯走在惡上去　聖人之心如明鏡止水天理純全者即是存處但聖人則不操而常存耳衆人則操而存之方其存時亦是如此但不操則不存耳存者道心也亡者人心也心一也非是實有此二心各為一物不相交涉也但以存亡而異其名耳方其亡也固非心之本然亦不可謂別是一箇有存亡出入之心却待反本

還原别求一箇無存亡出入之心來换却只是此心但不存便亡不亡便存中間無空隙處所以學者必汲汲於操存而雖舜禹之間亦以精一為戒也　問心思擾擾曰程先生云嚴威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僻之干只纔整頓起處便是天理别無天理但常常整頓起思慮自一　求放心不須注解只日用十二時中常切照管不令放出即久久自見功效義理自明持守自固不費氣力也　答胡季隨書曰近

有問以放心求心者嘗欲别下一語云放而知求則此心不為放矣此處間不容息如夫子所言克己復禮功夫要切處亦在為仁由己一句也豈藉外以求之哉　答張敬夫書曰來喻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熹於此不能無疑盖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於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毫釐之

差千里之謬將有不可勝言者此程子所以每言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人須是學顔子之學則入聖人為近有用力處其微意亦可見矣且如灑掃應對進退此存養之事也學者將先於此而後察之耶抑將先察識而後存養也以此觀之則用力之先後判然可覩矣來教又謂言静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静猶静之不能無動也静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

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間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盖有動之端焉是乃所以見天地之心者而先王之所以至日閉關盖當此之時則安靜以養乎此爾固非遠事絶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伊川先生所謂却於已發之際觀之者正謂未發則只有存養而已發則方有可觀也周子之言主靜乃就中正仁

義而言以正對中則中為重以義配仁則仁為本爾非四者之外別有主靜一段事也朱教又謂熹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工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故熹向來輒有是語今若易為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為諦當也至如來教所謂要須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

入覲省　此心此性人皆有之所以不識者物欲昏之耳欲識此本根亦須合下且識得箇持養功夫次第而加功焉方始見得見得之後又不舍其持養之功方始守得蓋初不從外來只持養得便自著見但要窮理功夫互相發耳

象山陸氏曰古先聖賢未嘗艱難其途徑支離其門户夫子曰吾道一以貫之孟子曰夫道一而已矣曰塗之人可以為禹曰人皆可以為堯舜曰人有四端而

自不能者自賊者也人孰無心道不外索患在人戕賊之耳放失之耳古人教人不過存心養心求放心此心之良人所固有惟不知保養而反戕賊放失之耳有知其如此而防閑其戕賊放失之端日夕保養灌溉使之暢茂條達如手足之捍頭面則豈有艱難支離之事今日向學而又艱難支離遲回不進則是未知其心未知其戕賊放失未知所以保養灌溉此乃為學之門進德之地得其門不得其門有其地無

其地兩言而決耳

勉齋黄氏曰靜養工夫且認得性情部分識得虚靈本體端居默養令根本完固則成性存存而道義自明矣

程子曰君子之遇事無巨細一於敬而已簡細故以自崇非敬也飾私智以為奇非敬也要知無敢慢而已語曰居處恭執事敬雖之夷狄不可棄也然則執事敬者固為人之端也推是心而成之則篤恭而天下

平矣以下論持敬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操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為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亦難為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為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

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甖有水實内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内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為之主也事為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内義以方外須是直内乃是主一

之義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于屋漏皆是敬之事也　執事須是敬又不可矜持太過　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　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為中也　一不敬則私欲萬端生焉害仁此為大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此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

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　或問燕處倨肆

心不怠慢有諸曰無之入德必自敬始故容貌必恭

也言語必謹也雖然優游涵泳而養之可也拘迫則

不能入矣

張子曰學者欲其進須敬其事則有立有立則有成未

有不敬而能立不立則安可望有成

上蔡謝氏曰敬是常惺惺法心齊是事事放下其理不

同　問敬之貌如何曰於儼若思時可見問學為敬

不免有矜持如何曰矜持過當却不是尋常作事用心過當便有失要在勿忘勿助長之間耳　問敬慎有異否曰執輕如不克執虛如執盈慎之至也敬則慎在其中矣敬則外物不能易學者須去却不合做底事則於敬有功敬換不得方其敬也甚物事換得因指所坐亭子曰這箇亭子須只喚做白岡院亭子却著甚底換得曰學者未能便窮理莫須先省事否曰非事上做不得工夫也須就事上做工夫如或人

説動中有靜靜中有動有此理然靜而動者多動而靜者少故多著靜不妨人雖是卓立中塗不得執一邊　或問正其衣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般氣象某嘗行之果如其説此是敬否曰不如就事上尋便更分明事思敬居處恭執事敬若只是靜坐時有之却只是坐如尸也

和靖尹氏曰某初見伊川時教某看敬字某請益伊川曰主一則是敬當時雖領此語然不若近時看得更

親切祁寛問如何是主一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歛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歛更著不得毫髪事非主一而何

朱子曰聖人相傳只是一箇字堯曰欽明舜曰温恭聖敬日躋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説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見道理

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或云主一之謂敬敬莫只是主一曰主一又是敬字注解要知事無小無大常令自家精神思慮盡在此遇事時如此無事時也如此　敬字工夫乃聖門第一義徹頭徹尾不可項刻間斷　敬之一字真聖門之綱領存養之要法一主乎此更無内外精粗之間　敬則萬理具在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闗聚如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等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闗聚說出一

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耳無聞目無見全不省事之謂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孔子之所謂克己復禮中庸所謂致中和尊德性道問學大學所謂明明德書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教人明天理滅人欲人性本明如寶珠沉溷水中明不可見去了溷水則寶珠依舊自明自家若得知是人欲蔽了便是明處只是這上便緊

緊著力主定一面格物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正如游兵攻圍拔守人欲自消鑠去所以程先生說敬字只謂我自有一箇明底物事在這裏把箇敬字抵敵常常存箇敬在這裏則人欲自然來不得夫子曰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緊要處正在這裏　聖賢言語大約似乎不同然未始不貫只如夫子言非禮勿視聽言動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言忠信行篤敬這是一副當說話到孟子又却說求放心存心

養性大學則又有所謂格物致知正心誠意至程先生又專一發明一箇敬字若只恁看似乎參錯不齊千頭萬緒其實只一理楊道夫曰泛泛於文字間祗覺得異實下工則貫通之理始見曰然只是就一處下工夫則餘者皆兼攝在裏聖賢之道如一室雖門户不同自一處行來便入得但恐不下工夫爾因歎敬字工夫之妙聖賢之所以成始成終者皆由此故曰修已以敬下面安人安百姓皆由於此只緣子

路問不置故聖人復以此答之要之只是箇修已以敬則其事可了或曰自秦漢以來諸儒皆不識這敬字直至程子方説得親切學者知所用力曰程子説得如此親切了近世程沙隨猶非之以為聖賢無單獨説敬字時只是敬親敬君敬長方著箇敬字全不成説話聖人説修已以敬曰敬而無失曰聖敬日躋何嘗不單獨説來若説有君有親有長時用敬則無君親無長之時將不敬乎　敬之一字學者若能實

用其力則雖程子兩言之訓猶為剩語如其不然則言愈多心愈雜而所以病乎敬者益深矣　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為敬整齊收斂這身心不敢放縱便是敬嘗謂敬字似甚字恰似箇畏字相似　敬只是收斂來程夫子亦說敬孔子說行篤敬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聖賢亦是如此只是工夫淺深不同聖賢說得好人生而靜天之性

也感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至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内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　為學則自有箇大要所以程子推出一箇敬字與學者説要且將箇敬字收斂箇身心放在模匣子裏面不走作了然後逐事逐物看道　學固不在乎讀書然不讀書則義理無由明要知無事不要理會無書不要讀若不讀這一件書便闕了這一件道理不理會這一事便闕這一事道理要他底須著些精彩方得然

泛泛做又不得故程先生教人以敬為本然後心定理明孔子言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也是散說要人敬但敬便是箇關聚底道理嘗愛古人說得學有緝熙于光明此句最好但心地本自光明只被利欲昏了令所以為學者要令其光明處轉光明所以下緝熙字緝如緝麻之緝連緝不已之意熙則訓明字心地光明則此事有此理此物有此理自然見得且如人心何嘗不光明見他人做得是便道是做得不是便知不是何

嘗不光明然只是纔明便昏了又有一種人自謂光明而事事物物元不曾照見似此光明亦不濟得事

周先生只說一者無欲也然這話頭高卒急難湊泊尋常人如何便得無欲故伊川只說箇敬字教人只就這敬字上捱去庶幾執促得定有箇下手處縱不得亦不至失要之皆只要人於此心上見得分明自然有得爾然今之言敬者乃皆裝點外事不知直截於心上求功遂覺累墜不快活不若眼下於求放

心處有功則尤省力也但此事甚易只如此提醒莫令昏昧一二日便可見效且易而省力只在念不念之間耳何難而不為　敬字前輩多輕說過了唯程子看得重人只是要求放心何者為心只是箇敬人纔敬時這心便在身上了　人之為學千頭萬緒豈可無本領此程先生所以有持敬之語只是提撕此心教他光明則於事無不見久之自然剛健有力　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

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　令人皆不肯於根本上理會如敬守只是將來說更不做將去根本不立故其他零碎工夫無湊泊處明道延平皆教人靜坐看來須是靜坐　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都散了　只敬則心便一　敬只是此心自做主宰處　敬是箇扶策人底物事人當放肆怠惰時纔敬便扶策得此心起常常會恁地雖有些放僻邪侈意思也退聽　敬不是只恁坐地舉足動步常要

此心在這裏　敬且定下如東西南北各有去處此為根本然後可明若與萬物並流則如眯目播糠上下四方易位矣如伊川說聰明睿知皆由是出問敬中有誠立明通道理曰然　敬則天理常明自然人欲懲窒消治　人能存得敬則吾心湛然天理粲然無一分著力處亦無一分著力處　心走作不在此便是放夫人終日之間如是者多矣博學審問謹思明辯力行皆求之之道也須是敬　持敬之說不

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工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

問敬曰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

問敬何以用工曰只是內無妄思外無妄動　問二程專教人持敬持敬在主一熟思之若能每事加敬則起居語嘿在規矩之內久久精熟有從心所欲不踰矩之理顏子請事四者亦只是持敬否曰學莫

要於持敬故伊川謂敬則無已可克省多少事然此事甚大亦甚難須是造次顛沛必於是不可須史間斷如此方有功所謂敏則有功若還今日作明日輟放下了又拾起幾時得見效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都少箇敬不得如湯之聖敬日躋文王小心翼翼之類皆是只是他便與敬為一自家須用持着稍緩則忘了所以常要惺惺地久之成熟可知道從心所欲不踰矩顔子止是持敬　問敬之一字初看似有兩

體一是主一無適心體常存無所走作之意一是遇事小心謹畏不敢慢易之意近看得遇事小心謹畏是心心念念常在這一事上無多岐之惑便有心廣體胖之氣象此非主一無適而何動而無二三之雜者主此一也靜而無邪妄之念者亦主此一也主一蓋兼動靜而言靜而無事惟主於往來出入之息耳未審然否曰謂主一兼動靜而言是也出入之息此句不可曉　問主一曰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

一事却做那一事令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　問主一如何用工曰不當恁地問主一只是主一不必更於主一上問道理如人喫飯喫了便飽却問人如何是喫飯先賢說得甚分明也只得恁地說在人自體認取主一只是專一　問或人專守主一曰主一亦是然程子論主一却不然又要有用豈是守塊然之主一呂與叔問主一程子云只是專一今欲主一而於事乃處置不下則與程

子所言自不同　或謂主一不是主一事如一日萬機須要並應曰一日萬機也無並應底道理須還他逐一件理會但只是聰明底人却見得快　問閑邪則固一矣主一則更不消言閑邪曰只是覺見邪在這裏要去閑他則這心便一了所以說道閑邪則固一矣既一則邪便自不能入更不消說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須用防他則便惺了既惺了不須更說防賊　或問閑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

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内二者不可有偏此内外交相養之道也　問伊川云主一之謂敬無適之謂一又曰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或者疑主一則滯滯則不能周流無窮矣切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何有乎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於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却是滯於一隅又問以大綱言之有一人焉方應此

事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當如何曰也須是做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　人有躁妄之病者殆居敬之功有所未至故心不能宰物氣有以動志而致然耳若使主一不二臨事接物之際真心現前卓然而不可亂則又安有此患哉或謂子程子曰心術最難執持如何而可程子曰敬又嘗曰操約者敬而已矣惟其敬足以直内故其義有以方外義集而氣得所養則夫

喜怒哀樂之發其不中節者寡矣孟子論養吾浩然之氣以為集義所生而繼之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盖又以居敬為集義之本也夫必有事焉者敬之謂也若曰其心儼然常若有所事云爾夫其心儼然肅然常若有所事則雖事物紛至而沓來豈足以亂吾之知思而宜不宜可不可之幾已判然於胸中矣如此則此心晏然有以應萬物之變而何躁妄之有哉　問下手工夫曰只是要收斂此心

莫要走作若看見外面風吹草動去看覷他那得許多心去應他便也是不收斂問莫是主一之謂敬曰主一是敬表德只是要收斂處宗廟只是敬處朝廷只是嚴處閨門只是和便是持敬　問靜時多為思慮紛擾曰此只為不主一人心皆有此病不如且將讀書程課繫縛此心逐旋行去到節目處自見功效淺深大凡理只在人身中不在外面只為人役役於不可必之利名故本原固有者日加昏蔽豈不可惜

問程子以身教人自言主一之謂敬不之東又不之西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何時而不存故近日又稍體究禮樂不可斯須去身之説盖禮則嚴謹樂則和樂兩者相須而后能故明道先生既以敬教人又自謂於外事思慮儘悠悠又曰既得後便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故謝子因之為㞐托之論又恐初學勢雖把持未敢便習㞐托於斯二者孰從孰違曰二先生所論敬字須該貫動静看方得夫方其無事而

存主不懈者固敬也及其應物而酬酢不亂者亦敬也故曰毋不敬儼若思又曰事思敬執事敬豈必以攝心坐禪而謂之敬哉禮樂固必相須然所謂樂者亦不過謂胷中無事而自和樂耳非是著意放開一路而欲其和樂也然欲胸中無事非敬不能故程子曰敬則自然和樂而周子亦以為禮先而樂後此可見也既得後須放開不然却只是守者此言既自得之後則自然心與理會不為禮法所拘而自中節也

若未能如此則是未有所自得纔方是守禮法之人爾亦非謂既自得之又却須放教開也　問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　問敬而無失莫是心純於敬在思慮則無一毫之不敬在事為則無一事之不敬曰只是常敬敬即所以中　問和靖論敬以整齊嚴肅然專主於内上蔡專於事上作工夫故云敬是常惺惺法之類曰謝尹二說難分内外皆是自已

心地工夫事上豈可不整齊嚴肅靜處豈可不常惺惺乎　問主敬只存之於心少寬四體亦無害否曰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著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　今所謂持敬不是將箇敬字做箇好物事樣塞放懷裏只要胷中常有此意而無其名耳　問持敬患不能久當如何下工夫曰某舊時亦曾如此思量要得一箇直截道理元來都無他法只是習得熟熟則自久

問先持敬令此心惺惺了方可應接事物何如曰不然又問須是去事物上求曰不然若無事物時不成須去求箇事物來理會且無事物之時要你做甚麽動出時也要整齊平時也要整齊問乃是敬貫動靜曰到頭底人言語無不貫動靜者　問敬通貫動靜而言然靜時少動時多恐易得撓亂曰如何都靜得有事須著應人在世間未有無事時節若事至前而自家却要主靜頑然不應便是心都死了無事時

敬在裏面有事時敬在事上有事無事吾之敬未嘗間斷也且如應接賓客敬便在應接上賓客去後敬又在這裏若厭苦賓客而為之心煩此却是自撓亂非所謂敬也故程子說學到專一時方好盖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此段這一句是緊要處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工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

得耶程子言敬必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為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　答胡廣仲書曰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之論謂必先致其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而進於大學其於洒掃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為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其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其以

何為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明推而上之凡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試考其言而以身驗之則彼此之得失見矣　問人如何發其誠敬消其欲曰此是極處了誠只是去了許多偽敬只是去了許多怠惰欲只是要窒　誠敬寡欲不可以次序做工夫數者雖則未嘗不串然其實各是一件事不成道敬則欲自寡却全不去做寡

欲底工夫則是發了克己之功也但恐一旦發作又却無理會譬如平日慎起居節飲食養得如此了固是無病但一日意外病作豈可不服藥敬只是養底工夫克己是去病須是俱到無所不用其極　敬如治田而灌溉之功克己則是去其惡草也　問持敬與克己工夫曰敬是涵養操持不走作克己則和根打併了教他盡淨　問且如持敬豈不欲純一於敬然自有不敬之念固欲與己相反愈制則愈甚或謂

只自持敬雖念慮妄發莫管他久將自定還如此得否曰要之邪正本不對立但恐自家胸中無箇主若有主邪自不能入　問嘗學持敬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如此頗覺有力只是瞑目靜坐時支遣思慮不去或云只瞑目時已是生妄想之端讀書心在書為事心在事只是收聚得心未見敬之體曰靜坐而不能遣思慮便是靜坐時不曾敬敬只是敬更尋甚敬之體似此支離病痛愈多更不做得工夫只了得

安排杜撰也　大凡學者須先理會敬字敬是立脚去處常要自省得纔省得便在此或以為此事甚難曰患不省察爾覺得間斷便已接續何難之有操則存舍則亡只在操舍兩事之間要之只消一箇操字到緊要處全不消許多文字言語若此意成熟雖操字亦不須用　問一向把捉待放下便覺恁衰颯不知當如何曰這箇也不須只管恁地把捉若要去把捉又添一箇要把捉底心是生許多事若知得放下

不好便提掇起來便是敬曰静坐久之一念不免發動當如何曰也須看一念是要做甚麽事若是好事合當做底事須去幹了或此事思量未透須著思量教了若是不好底事便不要做自家纔覺得如此這敬便在這裏　敬莫把做一件事看只是收拾自家精神專一在此今看來學者所以不進縁是但知説道格物却於自家根骨上煞欠闕精神意思都恁地不專一所以工夫都恁地不精鋭未説道有甚底事

分自家志慮只是觀山玩水也煞引出了心那得似教他常在裏面好如世上一等閑物事一切都絶意雖似不近人情要之如此方好　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著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辯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靜則察其敬與不敬動則察其義與不義如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不敬時如何坐如尸立如齊不敬時如何須敬義夾持循環無端則内外透徹　涵養須用敬處事

須是集義　敬義只是一事如兩脚立定是敬纔行是義合目是敬開眼見物便是義　方未有事時只得說敬以直内若事物之來當辨別一箇是非不成只管敬去敬義不是兩事　敬者守於此而不易之謂義者施於彼而合宜之謂　敬要回頭看義要向前看　問讀大學已知綱目次第了然大要用工夫恐在敬之一字前見伊川說敬以直内義以方外處曰能敬以直内矣亦須義以方外能知得是非始格

得物不以義方外則是非好惡不能分別物亦不可格又問恐敬立則義在其中伊川所謂弸諸中彪諸外是也曰雖敬立而義在也須認得實方見得今有人雖胸中知得分明說出來亦是見得千了百當及應物之時顛倒錯謬全是私意亦不知聖人所謂敬義全是天理安得有私意　問持敬曰但因其良心發見之微猛省提撕使心不昧則是做工夫底本領本領既立自然下學而上達矣若不察於良心發見

處即渺渺茫茫恐無下手處也　問主一工夫兼動靜否曰若動靜收斂心神在一事上不胡亂思想東去西去便是主一又問由敬可以至誠否曰誠自是真實敬自是嚴謹如今正不要如此看但見得分曉了便下工夫做將去如整齊嚴肅其心收斂常惺惺數條無不通貫　或以此心不放動為主敬之說曰主敬二字只恁地做不得須是內外交相養盖人心活物須是窮理　問敬先於知然知至則敬愈分明

曰此正如配義與道　以身驗之乃知伊洛拈出敬字真是學問始終日用親切之妙近與朋友商量不若只於此處用力而讀書窮理以發揮之直到聖賢究竟地位亦不出此

答何鎬書曰持敬之説甚善但如所諭則須是天資儘高底人不甚假修為之力方能如此若顔曽以下尤須就視聽言動容貌辭氣上做工夫盖人心無形出入不定須就規矩繩墨上守定便自内外帖然豈曰放僻邪侈於内而姑正容

謹節於外乎且放僻邪侈正與莊整齊肅相反誠能莊整齊肅則放僻邪侈決知其無所容矣既無放僻邪侈然後到得自然莊整齊肅地位豈容易可及哉此日用工夫至要約處亦不能多談請以一事驗之儼然端莊執事恭恪時此心如何怠惰頽靡渙然不收時此心如何試於此審之則知内外未始相離而所謂莊整齊肅正所以存其心也又曰此心操之則存而敬者所以操之之道也今乃於覺而操之之際指其覺者便以為存而於操之

之道不復致力此所以不惟立説之偏而於日用功夫亦有所間斷而不周也愚意竊謂正當就此覺處敬以操之使之常存而常覺是乃乾坤易簡交相為用之妙若便以覺為存而不加持敬之功則恐一日之間存者無幾何而不存者什八九矣　劉黻因説學者先立心志為難曰無許多事只是一箇敬徹上徹下只是這箇道理到剛健便自然勝得許多物欲之私溫公謂人以為如制悍馬如斡盤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户樞何難之有

性理大全書卷四十六